



訊星筒

2

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上帝要其亡，必使其瘋狂"這是聖經中的一句話，這話，讓我們借用來回答那些圖用暴力解決問題的黃色工會吧！

隨着二、二大選舉事件發生後，本邦的接二連三出現了左派工團的負責人被毆擊的嚴重事件。從暴力事件連續發生看來，它並不是不可思議的間題，而其背後確存在着一個很大的陰謀的，這也必然與行動黨幻想打倒左派工運完全有關的。

這裡，讓我們舉一個活生生的事實，以便大家更深刻的透視暴徒們的暴力行爲。

事情發生是這樣的：於本月十二日晚，一位屬於巴士車工友聯合會的售票員郭大居（譯音）服務於福利巴士公司。該晚當他工作至荷律四英里半一停車場時，忽然有一陌生青年前來詢問路綫，可是未等他回答，這青年就將一件盛滿消痰之物朝其面部擲來，他一時閃避不及，立刻被潑受傷，車內亦有幾位搭客遭殃。

幾星期前巴士車工友聯合會的黨書，巴魯禮峇站主席，福利站等也曾先後遭惡徒毆受傷。

這是血淋淋鼓動暴力的行爲，很顯然的，它之產生，不是沒有原因的；其中一定是有"後台老板"在指使着他的行動的。我們非常清楚，近此時來，一些黃色工會企圖乘此政府掌權而目空一切時機，利用一些黑勢力向左派工運者步步進迫，以此製造白色恐怖，妄想達到破壞 SATU 爲中心的星洲工運。這是可能的嗎？不。星洲工人永遠堅信着：暴力是破壞不了工人階級已經團結與組織起來的力量，反過來，只有強權和暴力在廣大的工人羣衆面前發抖和低頭。歷史證明了：並且繼續證明與宣判他們的必將死亡。

於此我們重申工人階級牢不可破的信念：世界能使我們低頭的只有真理，而只有真理能引導我們；暴力對我們絕不能解決問題的，而暴力卻使我們更堅強，更有信心。我們工人階級，因爲我們知道，我們已在非暴力的道路上，我們已將各工人們密切團結在此黃色工會的破壞和暴力活

(接第三頁)

祥和工潮繼續中

我會屬下祥和餅乾廠工友，被迫採取罷工至今已七十多天，在這些日子裡：工友們飽受了風吹雨打，烈日蒸蒸的痛苦，經濟和物質上更是不在言，更加上廠方依靠了反動政府的反勞工政策；利用武裝警察直接干預和平罷工，甚至動不動就逮捕工友加以無理的指控，這一切橫蠻的迫害，並不能使工友們低頭，相反的，工友們進一步的認清廠方的惡毒手段，以及妄想趁火打劫，摧毀組織的一切意圖，廠方這種可恥的做法怎能叫工友忍得了呢？誠然，工友們只有給廠方一個有力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到底！

狡滑的"周經理"在這時候也來了一個和平攻勢：要與工會談商。工會經清楚表明，對此事件從一開始都抱着忍讓和誠懇的態度，願通過一切和平尋求解決。同樣，在任何時候都願意與廠方談商。因此，接受與廠方會談，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廠方並沒有真正誠意，在談判期間，竟企圖耍弄各種手段：一方面亂放謠言，說什麼準備收回幾個被裁工友，要補償罷工損失，企圖模糊外界並動搖工友的鬥爭信心，而實際上在談判中却表現得傲慢不講理，更令人憤怒的是，竟將過去會接受的裁員原則推翻掉，迫使談判重陷僵局，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只能說明廠方根本不想解決問題，而只不过是借機騷擾工友的鬥爭情緒罷了。

我們願再次的提醒廠方：這次的工潮，廠方應起全部責任，而且也推不了這個責任，即然要裁員，有什麼理由不接受裁員原則？這豈不是借裁員之藉而妄想達到變相的開除嗎？向來自以爲"人格高尚"的"周經理"你的道理跑到那裡去呢？

親愛的工友們：誰能容忍這種無理

(接第五頁)



当前斗争路线是什么？

我會主席黃循立，在本月一日小坡區幹事代表大會上，針對當前鬥爭任務發表重要演說，茲將其演詞摘錄如下：

怎樣理解從現在起到大馬計劃成立日期間的鬥爭？這個階段是一個怎樣的鬥爭階段？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理解決定了人們的鬥爭行動的根本不同。

目前有些人認為，從二·二大規模高壓性逮捕事件後，進步反殖運動蒙受損失的結果，已經出現一個動彈不得的空前鬥爭低潮。假如還要動，還要鬥爭，就是「盲目冒險」「過左」。他們主張最好等待觀之，看時機再來反殖。

也有一些人却相反地認為：二·二事件及四·二二事件發生後，星洲普遍群眾對右派政權不滿的情緒加劇了，出現了有利於阻止大馬計劃的時機，只要竭盡所能動員一切力量進行全面鬥爭，就可以阻止大馬計劃，推動反殖鬥爭，他們主張全面決鬥。還有一些人則認為：當前的鬥爭階段是一個長期以來馬來亞人民所進行的反殖鬥爭取得最終勝利的最後一級階梯，他們同樣認為必須抓緊時機，動員一切力量進行全面決戰，否則就是「投降主義」。

主張放棄鬥爭與主張全面決鬥的兩種傾向是存在於反殖進步運動中的，事實上，這兩種極端的傾向同樣是錯誤的，有害的傾向。

實際情形是這樣，從現在（或者說從較早的一些時候起）到大馬實現為止，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過渡階段，一個一路來反殖，反大馬鬥爭必定要轉折進入一個新的政治環境進行新的階段鬥爭的過渡時期。這不是一個完全動彈不得的低潮時期，同時也不是勝利前夕的全面決鬥的好時機；這是一個過渡階段，而又不是等閒視之的過渡階段。而是對我國反殖鬥爭有着舉足輕重的重大意義的鬥爭階段。

不同的做法將會對鬥爭發生不同的影響和作用。

(一)假如「全面撤退，放棄鬥爭」，就會對今後新階段的鬥爭發生不利的影響：a 當權者必然把「放棄鬥爭」當着是他們可以毫無懼障地為所欲為和「斬草除根」的大好機會，因而使反殖運動今後的鬥爭基礎大大地削弱。b 反殖鬥爭將喪失許多在這個時局急遽變化的過渡時期中必然會出現的有利於提高群眾覺悟，組織群眾鬥爭的時機，而且很容易使廣大群眾對反殖鬥爭失去信心，產生悲觀失望的

情緒，方便了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政治勢力趁火打劫。c 許多已經被團結在反殖運動內部的基層群眾，很可能因為領導上的放棄鬥爭，加上當權者的各色各樣的欺騙和分裂活動，而發生離心現象。d 使五邦內部進步力量以及亞非反殖運動在鬥爭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可能性大大地被削弱。

總之，在這個緊急的過渡階段放棄鬥爭，無異於一路來的反殖反大馬的鬥爭前功盡棄。也必會大大地增加今後新階段鬥爭的困難。

(二)假如在這個過渡階段裡因為「操之過急」而進行孤注一擲的決死鬥，那麼由於今天有關地區力量對比以及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對比仍然是當權者佔優勢，鬥爭就全面地被鎮壓下來，鬥爭力量和組織遭受空前的摧殘是必然的結局，就有可能因此統治者可以將起碼的和平憲制鬥爭條件加以重重限制。並且使這個社會階層結構中佔有重大比例的中上層及許多未有足夠政治覺悟的人民對進步力量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樣只有使鬥爭大大的倒退，而不能更早的取得最終勝利。

(三)假如在這個過渡的時期裡面，能夠切切實實的掌握我國的反殖鬥爭的規律性，能夠正確地認識過渡階段的真正意義，既不要「放棄鬥爭」又不要「盲目冒進」，能夠有理有利而又有節制地，合情又合時宜地進行穩紮穩打的鬥爭，那麼，必然能夠為今後新階段的鬥爭打下更穩固的基礎，創造出更有利的條件，克服許多不利的因素，使新階段裡的鬥爭能夠波瀾壯闊地開展。

時局發展的過程，迫切需要反殖運動採取這樣的看法，反對放棄鬥爭，反對盲目冒進；堅決採取穩紮穩打的正確做法。

主張撤退，放棄鬥爭的方針是完全錯誤的。這種不良傾向的產生根源，當然有它本身一定的階級的出身根源，生活現實的根源，甚至於個人利益的根源，但是，對於當前時局問題只片面地看到不利因素而沒有看到

(接第五頁)

各區委員會產生了

我會屬下四區已於最近勝利的完成改選工作：在各區的大會上，大家一致針對當前的一些國際問題和我們目前所處在的環境發言，語句精警，扣人心弦，使到會者得益不少。會上他們指出：最近國際局勢發展明顯地說出，整個形勢趨向對愛好和平，反對殖民主義的人民這一面完全有利，而只有對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的殖民主義者和反動派不利而已，我們身為反殖民主義的人民對於這應該感到愉快，應該更有信心的去工作，一如續往的堅持一路來我們的要求，發言者對當前左翼工團面對一些問題提出說：目前情況是非常的複雜的，一些看不清時局的人，就可能存有恐懼或錯誤的看法，由此而產生各種不良的工作情緒。因此，我們要特別關注時局的發展，認清對我們有利的一面，也不忽視為難我們的另一面，總之，我們必須而且一定要堅持反殖立場繼續鬥爭下去，直到實現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為止。

現將第一、第三、第四分會的復選後的陣容排列如下：——

第一分會

主席正：謝世龍 副：蘇秀芬
 總務：袁志明
 財政正：陳玉宜 副：王安妮
 組織主任：郭平 秘書：歐漢存
 宣教主任：李玉環 秘書：廖營農
 福利主任：張亞光 秘書：李兆山
 女工主任：潘曉琴 秘書：蘇美嬌
 區委：王容梯 何月英

第三分會

主席正：黃亞國 副：袁更
 總務：謝仲騰
 財政正：鄭智永 副：鄧小玲
 組織正：郭巨山 副：梅啓發 秘書：蔡滋源
 宣教正：李喬藝 副：梁天棠 秘書：劉榮國
 區委：符翠芳，黃贊元，薛錦梅，陳任佳。

第四分會

主席正：黃煥生 副：陳明
 總務：李南宏
 財政正：鄧小梅 副：楊關安
 組織主任：李春材 秘書：王春林
 宣教正：陳善澤 副：羅進英 秘書：楊關宜
 福利主任：張青天 秘書：沈玉清
 區委：王河，黃亞明，梁炳榮。

(第二分會復選結果容下期登出)

熱烈的人場面——女騰的凡潮

記藝展勝利結束

本月九日上午當天大坡區會所大門還未打開時前，工友們已經在門外排成長龍陣，等待參觀手藝展覽會。當藝展負責人宣佈藝展開幕時，大批工友擁進了大坡區會所，頓時整個會所充滿了歡笑聲。擺在桌上的，掛在壁上的五花八門的作品，每一針，一線是工友們自己的心血。當大家看到那些精緻，巧小玲瓏的手藝作品，面上都發出了微微的微笑，為工人階級具有高度手藝技巧而自豪。

藝展已經成功地舉行了。售票的成績近一萬元左右，這是使人非常興奮的事，藝展的成功說明了工友們強烈抗議大逮捕，熱愛反殖人士。任何誹謗和挫折都不能改變他們反殖的決心。

由於售票的成績超過了預算的數目，使一部份的工友領不到東西，總委會特向他們道歉，總委會深信購票的工友，目的在於抗議大逮捕，援助被捕者的家屬，因此是會原諒我們的。總委會同時向熱烈支持藝展的工友們致萬二分的感謝！

(接第一頁)

動，遇必要時，工友們該奮起抗拒，給予迎頭痛擊，堅決地勇敢地為保衛工人權益獻出力量，奮鬥到底。

最後，讓我們唱一支豪邁的歌吧！團結就是力量，要強權低頭，讓正義伸張！



民族教育的確到了被消滅的嚴重關頭了！凡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不能再袖手旁觀。

我們非常高興的看到，正當民族教育處在岌岌可危的時候，中華總商會諸公奮勇地登高一呼，重振各民族捍衛母語教育自由發展的決心。

民族教育在此刻面對更嚴重的危機，雖然人言人殊，各置一詞。但是，只要揭開事實真相，不難找出正確的答案。

華、巫、印校的英文程度低，畢業出路困難，因此，一般家長都不願送子弟進母語學校就讀。這是真正造成民族教育危機的原因嗎？不是。母語學校的英文程度與英校的英文程度作比較，的確是相差得遠，而且母語學校畢業生的出路困難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爲什麼會造成這個樣子呢？原因就是行動黨政權迷信“英文至上”的政策。至今政府部門的語言仍是以英文爲主，政府聘用各部門僱員，仍是以英文程度作爲聘用的主要條件之一是有目共睹的。既然政府是崇尚英文至上，其他民族語言是次要的，自然在社會上亦流行着“英文至上”的時髦曲調。所以，母語學校畢業生出路難，實際是政府應負起最大的責任。

華、巫學校經常發生學潮，家長不敢送子弟去母語學校就讀？這是真正造成民族教育危機的原因嗎？不是的。綜觀華巫校發生學潮之原因，無非是政府歧視民族教育不合理的制度，迫使學生無法安心於學業所造成。學潮正是反映了民族教育的困難處境。過去許多事實證明，學潮之發生，不但不會造成民族學校之學生銳減，反而增加。可見，學潮並不是真正的原因。

英校建得太多，華校被封閉的多於建設，是造成民族教育危機的原因嗎？這是一點都不錯，這就是行動黨政府的所謂“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偉大傑作”之一！

造成民族教育面臨嚴重危機的真相是這樣：(一)行動黨政府執政幾年來，雖然一直在口頭上強調「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事實却是搬用殖民地時代制定的教育法令，教育條例等束縛民族教育的發展。正如行動黨政府引用殖民地時代的勞工法令對付工運的經驗告訴我們，行動黨政府引用殖民地時代的教育法

令限制民族教育發展，是很容易理解的。教育法令與教育條例一路來就是束縛民族教育的經綫，林有福時期是如此，現在更是變本加厲。

捍衛民族教育

(二)政府的所謂“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不過是空有其名。這些年來，華文小學的興建是寥寥無幾的，反而在“不合衛生”的藉口下被封閉的學校倒是比殖民地時期來得多，尤有進者，許多學校申請擴充，不是被無限期延擱就是一紙公文拒絕；學校招生處處遭受限制；教師被撤職，這些都是政府消滅民族教育的毒藥手段。另一方面，英文則如雨後春筍，林立於人口稠密地區，學校設備却是樣樣齊全，招收新生亦大開方便之門，盡量收羅。這些是政府的“平等政策”的另一傑作。

(三)行動黨政府並且在“融洽各源流學生間感情，促進民族文化交流”的掩蓋下，大力推動所謂“混合學校”。在許多事實中告訴我們，“混合學校”原來就是“併吞學校”。這些學校不但不能促成各民族教育之學生融洽，相反却是在學生中製造仇視，混合學校裡的其他語文班級不但師資缺乏，而且學校制度與英校無異，英文源流還是主導的地位，英文與其他語文的班級比數是10比2，因而，混合學校實際就是英校。

(四)統一招生法，原來就是限制各民族學校招生額的有效方法，往往在“其他民族學校已經額滿”的藉口下，迫使一般家長不得不將子弟送進英校。這樣就巧妙地佈下併吞的羅網，廣汎招收新生進入英校。

總之，行動黨政府發展英文源流教育，壓制其他民族教育的手段是各式各樣的，在此不勝枚舉。由此則可得出一個答案。造成各民族學校學生人數銳減的真正原因，就是行動黨政府承繼殖民主義的奴化教育政策，並加以“發揚光大”的必然趨勢。

民族教育的存亡，已經到達緊要關頭了！民族教育的衰退並不是勢所必然，而是殖民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存心消滅民族教育，推行奴化教育政策的繼續所造成！

既然，各民族過去已經在捍衛民族教育的鬥爭史上，寫過一篇可歌可泣的史頁，相信時至今日，民族教育再次面臨空前的困難處境時，各民族兄弟們，承繼過去的傳統精神，把維護母語教育的重任肩負起來吧！

華、巫、印三大民族的自尊心，不容殖民主
(接第五頁)

假面具應該拆下來

本邦書報印務業職工聯合會日前針對海峽時報無理開除43名女工發表聲明。暴露“全國職總”為工人謀“福利”的假面目。

聲明指出：海峽時報是英殖民主義的機關報，竟胆敢在標榜着“反殖親工人”的行動黨政府執政的今天，明目張胆地任意開除日薪部43名女工，迫使她們走向失業的道路。

聲明繼續指出：海峽時報43名女工為公司服務逾十二年者皆有，却因為在本邦政府大力疾呼市民注射霍亂預防針時，要求廠方聘請醫生到廠內進行注射而遭到拒絕後，遂集體請假前往政府設立之注射站打針回來，就接獲公司管工陳澤才（印刷僱聯助理秘書）通知說公司已決定集體開除了。

工友們在震驚之餘，前往請求以「全國職總」主席何思明為首的該廠的「印刷僱員聯合會」出面交涉，企望那張嘴巴經常高喊捍衛工人利益的何思明能夠挽回他們那將失去的職業。可是，“尊貴”的何先生“事情很複雜，我們工會很難處理”，輕輕一推，是那麼直截了當地推掉責任。

工友們又氣沖沖地向印刷僱員聯合會顧問，也是“全國職總秘書長”——蒂凡那先生討救兵，誰知蒂凡那又是耍出一套「你們為什麼

不參加工會，找何思明去」就推掉責任。

這些女工們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參加了我會——書報印務業職工聯合會。我會站在工人階級立場與道義上，接受四十三名女工的委託向海峽時報當局力爭回廠工作的權力。

據公司當事人聲言這批女工不是公司的僱員，是由包工頭直接向公司負責的，因此爭執不下，我會為了平息糾紛，把事件交給勞工部處理。在勞工部調解中海峽時報當事人仍然大談開除工人是合法的道理，力求勞工部相信工友打針而被開除是不干公司的事務，企圖將四十三名女工面臨失業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聲明最後指出：我會為了使公司明白任意開除工友的時代早已經過去了！工友們經已堅決授權工會向公司發出四十八小時通知書，強力要求公司收回開除成命，否則，公司須負起任何工業行動的後果，並要求勞工部為工友們主持公道，使事件取得合獨解決。

據悉書報業工聯合會負責人曾於六月十三日帶領四十三名女工前往海峽時報廠址進行和平請願。

由這個事件，又進一步折穿“全國職總”的“領袖”們所謂「捍衛工人利益」的假面具了。

（接祥和工潮）

親愛的工友們：誰能容忍這種無理迫害？讓我們全力支持這門爭直至勝利使正義能得伸張！

（接：鬥爭路邊是什麼？）

有利因素，却是產生這種傾向的比較直接的根源。

要克服放棄鬥爭的傾向，應該進一步地看到，在這個階段裡仍是不少有利於反殖進步運動的條件和因素不斷地增加着，已經出現了或還在出現着的有利條件和因素，主要的包括下列幾點：

☆註：由於版位關係，本期無法容納主席演詞全文，編輯準備在下期繼續刊出本文之第二部份，特此請會友注意。

（接第四頁）

義者損害。民族教育是民族的靈魂，我們不願做一個失去靈魂的人，我要挺起胸膛做一個有血有肉的馬來亞人。

各民族工友們及其他階層的兄弟們聯合起來，共同為維護民族教育而奮鬥。最實際的行動，就是把子弟送進自己的母語學校。

你知道嗎？

右派在內閣

或許有人懷疑？白衣天使的罷工及政治部的“專家”們也罷起工來了，而且這些工潮是行動黨政府的次長所領導的，鬥爭對象又是政府，妙！

這的確是令人莫解的事件，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參與罷工的護士們及政治部人員也是僱員，他們要求改善生活及工作條件是不容置疑而且應該支持他們的鬥爭。不過，對這次工潮的“領袖”們就必須加一個（？）號。

儘管政府把工潮的實質，解釋為工會代表權的鬥爭。而實際上却是公務員對政府的不滿，證明行動黨政府在公務員的地盤土崩瓦解。再把前幾個月前政府郵電部及接生婦工人的恫言罷工事件結合起來，可以發現這些都是政府的次長針對政府的擺排，而這位次長又是以前林有福政權時工運人物，就可以理解樹倒猢猻子散的局面開始了，右派在內閣。